

未来时空丛书

世界末日： 破产的预言

A BRIEF HISTORY
OF END-TIME

[英] 保罗·克利福德 著
贾宗谊 译

PAULA CLIFFORD



新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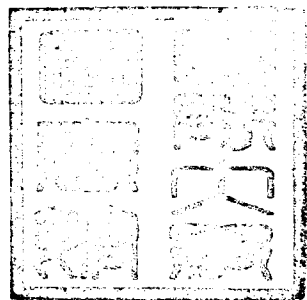


未来时空丛书

世界末日：破产的预言

[英] 保罗·克利福德 著

贾宗谊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末日：破产的预言 / (英) 保罗·克利福德著；贾宗谊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

ISBN7-5011-4740-X

I. 世… II. ①克… ②贾… III. ①唯心主义 - 信仰 - 研究
②唯心主义 - 社会预测 - 研究 IV. B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130 号

A Brief History of End - Time

Text copyright © 1997 Paula Clifford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A Brief History of End - Time by Lion
Publishing, Oxford, England.

Copyright © 1997 Lion Publishing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世界末日：破产的预言

(英) 保罗·克利福德 著

贾宗谊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180,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740-X/C·1747 定价：16.00 元

目 录

安然译书度“末日”——译者的话	(1)
引 言——如何收场	(4)
第一章——从头谈起	(14)
第二章——关于世界末日的著作	(40)
第三章——期盼末日	(67)
第四章——末日迹象	(91)
第五章——末日人物	(119)
第六章——末日时间	(147)
第七章——末日的先知	(168)
第八章——末日的戏剧	(198)
第九章——对末日的解释	(221)
第十章——下一步怎么办?	(249)
附录：本书译名对照表	(269)

安然译书度“末日”

——译者的话

1999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年代。我们有幸躬逢这个承先启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回顾往事，展望未来，浮想联翩，无比兴奋。这一年的7月份，我作为中国文化界赴欧洲考察团的一个成员，对意大利、梵蒂冈、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荷兰进行了访问，着重参观考察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物古迹。对古人所取得的成就，我肃然起敬。然而，在旅途中，不时听到关于世界末日临近的流言蜚语。难道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文明真的会同地球一起毁灭吗？

在法国，400多年以前有一个占星学家、预言家诺斯特拉达穆斯（也有人译为：诺查丹玛斯）（1503—1566），他曾经出版过一本预言集《世纪连绵》，声称“1997年7月4日，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五岛勉对本书作了解释，说在1999年8月18日太阳、月亮和九大行星将排列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这种“恐怖大十字”将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灾

难。

这大概就是世界末日论的根据吧。回顾人类的历史，每个千年结束时，都产生世界末日来临的担心。在公元 999 年临近之际，也曾经有人相信，世界将于公元 1000 年的子夜时分在罗马毁灭。然而，我们的星球照常围绕太阳旋转，人类在第二个千年中取得了比第一个千年更加辉煌的成就。真可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当我们行将告别第二个千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世界末日来临”的奇谈怪论，这意味着什么呢？事态的发展会作出回答的。

7 月下旬，我访欧归来，重新坐在电脑前面，翻译我已经翻译了三分之一的 A Brief History of End - time。我把这本书的书名译为：《世界末日：破产的预言》。我是在世界末日之说甚嚣尘上的时候，接受翻译此书的任务的，因此，我对它很感兴趣。此书详征博引，从古到今，概述了“世界末日”之说产生的渊源、流派以及由此形成的种种现象。通过翻译这本书，使我增加了这方面的知识。

8 月 18 日那一天，我照常平静而又专注地在电脑上翻译这本书。这一天，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消息：“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证实，8 月 18 日没有发生特殊的天文现象，更没有发生地球毁灭这样的大劫难。世界各地的人们像往常那样度过了平静的一天，‘天体大十字’这一‘末世论’预言宣告破产。”

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何祚庥院士说，诺斯特拉达穆斯的荒唐预言，给 400 多年来很多“李洪志式的人物”提供了施展骗术的机会。他希望，揭批“法轮功”所引发的这场遍及全社会的科普热潮，持之以恒，一直搞下去。

北京天文馆从 7 月份就开始连续上映最新的科普片《大十字之迷》，每天放映 6 场，场场爆满。8 月 18 日这一天，更是座无虚席。天文馆研究员李恩杰说得好：“今天我们用事实揭穿了‘大十字预言’，明天我们还会遇到很多新的反科学的说法。在人类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科学与谎言的较量，从来就没停止过。”

我希望我翻译的这本小册子有助于读者了解“末日论”的来龙去脉。

《世界末日：破产的预言》援引了《圣经》中的大量说法。为此，我特地买了一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5 年翻印的《圣经》中英文对照版，以便随时查阅引用。此书还提到了许多古代典故。我花了不少时间去查找有关资料。我把所查到的东西随手存入电脑，整理成“本书译名对照表”，附在书后，以备读者查考。

本书涉及宗教、神话、历史等许多领域，译者知识有限，译文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译者

1999 年 10 月于北京龟室



引言 如何收场？

“一想到茫茫宇宙，就令人不寒而栗。

我是说，不知道如何收场。”

——托姆·斯托帕特：

《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都已死去》

2000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逻辑的回答是，没有多少特殊之处。首先，对现代2000年的计算就不怎么准确。公元年代的计算是从耶稣诞生之日计算的，而耶稣诞生日期的估计是在第六世纪作出的，当在16世纪对日历作出调整时，大约丧失了六年，更不用说丧失的天数了。当然还有穆斯林国家，它们做事独特，与众不同，它们的日历始于公元622年，即穆罕默德逃离麦加那一年。

但是，当涉及数字的力量时，逻辑的考虑并不特别重要。事实上，几乎任何一天都可以显得无比重要，如



果对它加以渲染夸张的话。例如，乔治·奥威尔（1903 - 1950）写了一部小说，题为《1984》，预言“大哥”的到来、“思想警察”的出现和历史的改写。围绕 1984 年有许多神秘莫测的预言。幸而这一年像 80 年代的任何一年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平安度过，让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千年的度过的确为大家所重视，既抱有各种希望，也充满种种忧虑。对西方人来说，这个数字深深植根于基督教的传统中，因为《启示录》的作者认为，撒旦千年来一回，同时它还同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密切联系在一起。千年王国（据《圣经》说，世界末日前基督将复活并亲自治理世界一千年——译者注）的信徒们认为千年结束时世界将发生巨变，但是，关心世界末日问题的并不仅仅是他们，恰恰相反，芸芸众生莫不为此操心。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人们都在问，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时候结束，如何收场，为什么会走向末日。这些问题可能在第三个千年中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些问题萦绕人们的心头，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处处可以看到这样的迹象。本书循此轨迹，探寻过去、现在和未来，试图回答下列问题：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末日有怎样的看法和设想？在 20 世纪末我们的看法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世界将如何收场？这有什么关系？

让我们略逞遐想，倒退大约 100 年，回到 19 世纪

末伦敦的街头吧。那时黑白电影的制作者是在英国首都烟雾缭绕和煤气灯的布景下安排各种令人悬念的故事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以 18 岁芳龄登基的维多利亚女王此刻已经老态龙钟，人们感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已经为期不远。更为重要的是，19 世纪 90 年代末，文学艺术界弥漫着一种沮丧颓废的气氛。从历史上看，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时总是难免出现这种现象。人们把这叫作“世纪末的忧郁”。

现在请设想这样一种情景吧：一个滑稽可笑的人蹒跚在伦敦的街头，他的前胸和后背挂着两块木制标语牌，即使他行走不便，那标语牌上宣布了一个令人恐怖的信息：“忏悔吧，世界的末日已经临近。为你们的劫数做好准备吧。”此人是 50 年前在美国建立的基督弟兄会的信徒。基督弟兄会认为，耶稣很快就会复活并从耶路撒冷治理世界一千年。他们翻遍《圣经》，寻找可以应用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预言。19 世纪 90 年代那些爱赶时髦的群众虽然注意倾听他们的信息，但却并不感到欣慰。

咱们撇开那个面目严峻的基督弟兄会信徒，到伦敦街头逛逛，找点儿开心的事情吧。附近的音乐厅贴着海报，正在上演德国巴伐利亚年轻的作曲家斯特劳斯的新作《Zarathustra 如是说》。《Zarathustra 如是说》是管弦乐交响诗，它有一个很长的副题：《以世纪末忧郁格调写的乐观主义交响诗——献给 20 世纪》。作曲家使用了十

二音技法，这对一般音乐听众来说，颇有点未来主义的味道，然而他们并没有感染上乐观主义，倒是感到有点儿迷惘。这部音乐新作描写了自然和人类从原始的野蛮人升华为以 Zarathustra 为代表的“超人”。Zarathustra 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他比较普遍为大家所熟悉的名字是 Zoroaster（琐罗亚斯德）。他是伊朗的一位预言家，可能生活在公元 15 世纪以前，他的哲学形成于公元 6 世纪以前的巴比伦帝国。琐罗亚斯德认为，世界是善恶两种势力互相争斗的战场，善良势力总是略占优势。他的著作强调这样的思想：世界总有一天会回到它混沌初开的那种安乐状态。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在人们日益惴惴不安、企盼新世纪、新纪元到来的年代里写成的音乐著作竟然重复了古人同样的希望？在那些认为目前世界秩序终将走向末日的宗教中，琐罗亚斯德教最早持有这种观点。它认为，紧张局面和冲突预示着末日的到来。引人注目的是，在历史上确实重复着这样的发展模式，尽管时间、地点和文化有所不同。

让我们重新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街头吧：到附近的书店逛逛，就可以看到同样主题的不同版本。年轻作家威尔斯新近出版了一部小说，叫作《时间机器》，颇为畅销。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在 1895 年一出现，就使英国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威尔斯的传记作家后来说，这部小说“把为虚构的艺术同科学的理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威尔斯笔下的时间旅行者奔向未来，起初

以千年计，后来以百万年计。在遥远的未来，这位时间旅行者发现，人类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头脑的矮小而天真的人，他们生活在地面上；另一类是恶毒的人，他们生活在地下。这两类人后来被令人毛骨悚然的爬行动物所取代。太阳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红；月亮慢慢消失；行星逐渐下沉；地球终于停止不动，它的一个侧面永久地面向太阳。随着地球上生命的停止，这位时间旅行者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出现了奇怪的现象，西方天际的太阳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晦暗。…… 三千万年以后，这个巨大的、炽热的、圆球般的太阳终于使十分之一的茫茫穹苍变得昏暗下来。”

世界就将这样收场吗？人们是否对此真的关切呢？世界的末日肯定是科学幻想小说写作的对象，但是，除了少数狂热的宗教信徒外，其他人也认真关切此事吗？我们从上个世纪的不同生活领域中列举了对当时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些事例，看来许多人对此是关心的，至少在当时是如此，或者有时是如此。但是现在怎么样呢？20世纪90年代精明的美国人会同一个世纪以前维多利亚时代的祖先在心态上一样吗？

如果我们把想象中的伦敦街头景象现代化，那种煤气灯和维多利亚时代工业化造成的烟雾缭绕当然会消

失，那个世纪末所特有的社会、文艺病态也会随之不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接着出现了新的忧虑。拿烟雾来说吧。实行工业化的几个世纪对我们的星球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现在变得更加明显了。环保主义者发动了新的运动，使我们担心地球究竟还能支持人类生活多久。缭绕的烟雾成为小说家和电影摄制者经常描写的主题，它现在变得更加令人不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它不知不觉地给地球造成了多么大的危害啊。

20世纪对世界历史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人类终于认识到自己给地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工业化和最新技术给人类自己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人们差不多每天都在发现工作条件和危及人们生命的癌症等病症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使俄国那个地区在最近的将来成为无法居住的地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污染和滥伐森林的现象；此外，还有含氯氟烃产品的危害，它不仅存在于我们呼吸的空气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看不见的大气层中。

制止这些生态性灾难是不是为时已晚？生态主义者在谈到已经给环境造成的损失和未来的暗淡前景时，借用了古代的和现代的宗教预言家使用的预言。生态保护主义者乔纳森·波里特写道，像伊甸园一样，“地球已经被愚蠢的人类糟踏得不像样子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悲观论调不禁使人想起千年王国信徒们的预言，然而有



一个巨大的不同，那就是：人类仍然有能力自己拯救自己和他们的世界。我们的命运并不像上帝的审判和惩罚的那样，而完全是我们自作自受。

新的生态预言家在宣布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时，并没有完全抄袭宗教团体的说法。琐罗亚斯德的古代预言对其他宗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犹太人关于世界末日的看法就受了他的影响。而犹太人的看法又反过来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目前在伦敦牛津街仍然可以看到前胸后背挂着标语牌的基督弟兄会信徒。我是在这个海滨城镇长大的，我清楚地记得在那里碰到过同样的景象，当时既害怕，又尴尬。不过，这样做的基督徒可能离开了正统的信仰，20世纪末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派别，有些植根于基督教或其他世界性宗教，但是更多的派别是建立在某种自然宗教的基础上。其中许多派别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当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情时，他们才引起世人的注意。1994年，一个不显眼的“世界末日”宗教派别——“太阳庙教”突然成为世界媒体注意的对象，因为它的数十名信徒在瑞士的两个不同地点自杀，在加拿大也有一些信徒自杀。评论家们立即提到其他一些可怕的事件：1978年有914人在圭亚那集体自杀；15年以后，戴维·科雷什和他的82名信徒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韦科自杀。

对世界末日的关心远远没有过时，仍然日益高涨。

这必然反映在我们文化的各个不同侧面。甚至我列举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些例子现在仍然屡见不鲜。《时间机器》一书畅销不衰，这是罕见的。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 年——向空间进军》是用斯特劳斯的《Zarathustra 如是说》的乐章配乐的。

现在，欲知地球的未来如何，已没有必要去看小说或科幻小说了。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他们已经能够从理论上说明地球将如何收场。他们甚至能够提供某种具体的日期，但是宇宙停止发展、开始消亡的时间是无比漫长的，不会使我们惊恐。我们的宇宙可能还有数十亿年、甚至数万亿年的时间，很可能在这之前人类自己已经毁灭自己或我们的星球。

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能太理论化了。一种奇怪而又真实的现象是，一方面，在 20 世纪，人类对自身、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有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技术也得到飞速发展，一般人简直被弄得晕头转向；另一方面，人们对预言似乎空前地感兴趣。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每年秋天，总是出现一本根据大约 450 年以前居住在普罗旺斯的一个并不出名的医生兼占星学家诺斯特拉达穆斯的著作编写的来年预测年鉴。他的《预言集》曾被当时的法国宫廷热烈地讨论过，可能就是为它而写的。这些预言的文字如果可以弄明白的话，倒是非常一

般化，所以评论家们把它们应用于今日的世界大事。诺斯特拉达穆斯曾经提到“一个有争议的王国被几个兄弟分裂了”。美国有个评论家可能对历史细节不大清楚，他竟把这番话看成是预言爱德华八世的退位和乔治六世的登基。事后应用这些话，那是很容易的。但是把它们用作来年的日常指针，则是另一码事了。尽管如此，预言年历的销售在法国和英国似乎都很好，在别的地方大概也是这样吧。

诺斯特拉达穆斯可能对帝国的垮台比对世界的末日谈得更多一些。但是其他人对世界末日的谈论似乎多得惊人。这样的预言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圣经·旧约》的《但以理书》大约写于公元前第二世纪，它曾经预言世界的末日将发生在“七十个周的年”，通常对此的解释是：一周是七天，七十乘以七，等于490年。到了19世纪，有些《圣经》学者完全置科学于不顾，竟然断定，世界创造于公元前4004年，将结束于公元1911年。

既然我们都对世界末日这个问题感兴趣，本书就将对此作一番探讨。从历史上，我们将从琐罗亚斯德教到拉丁文学，从犹太人的预言到基督教的预言，横跨几个世纪；从地域上，将横贯几个大陆，从欧洲到美国；一路上我们将碰到形形色色的人，预言家、江湖庸医、科学家和星占学家、虔诚的宗教信徒和不信教的人；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如英国的“黑死病”（14世纪蔓延于欧

亚两洲的鼠疫——译者注)，那时人们想到了世界末日。

文学、艺术和民间传说都对此有所涉及，也许比对任何其他事情都谈得更多，这表明人们对世界末日问题感兴趣的程度。这种兴趣，更不用说那种执着程度了，反映在中世纪教堂关于末日审判恐怖情景的壁画上。12世纪法国一位诗人的作品对此亦有所涉及，他生动地描写了世界末日的景象：死尸被大风吹走，彩虹从天上落下。几个世纪以后，约克郡的一个预言家马瑟·希普顿也写诗，谈到了世界末日，他的诗算不上是伟大的诗篇，不过是打油诗而已：

这样的时日将会到来：

死尸遍野，血流成海，

滔滔洪水，泛滥成灾。

穿越时间的旅行有什么意义呢？2000年的到来并不意味着，耶稣诞生以来恰恰过去了2000年。第二个千年的结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数字，它自然而然会使人们问道，世界什么时候结束？因此，这本小册子不仅要探讨，而且要作出估计：“世界末日”对过去的人们意味着什么，现在的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将来又会如何？